

喚醒經典之東西「異」談

江伊薇、江旻蓉 中學教師 / 學文學 · 走江湖 Podcast 團隊

穿越時空的「經典」，像是一種鏡像，它不僅映照出創作者筆下的歷史輪廓，更在後世讀者的每一次凝視中，折射出我們這個時代的焦慮、渴望與困惑。因此，「經典」的一次一次出版，便是一種再詮釋，透過鉛印在紙張上的文字，故事中的靈魂，得以掙脫幾百年的時空束縛，再次與當代的呼吸同步。每一次的「再版」，就是一次「再召喚」，能從中煥發出不死的經典新生。

蒲松齡的《聊齋誌異》與瑪麗·雪萊的《科學怪人》，正是東、西方兩面遙相呼應的經典鏡像。前者以「情」為核心，呼喚花妖狐媚來反思人性；後者則以「創造」為命題，透過科學與怪物的衝撞，叩問生命的孤寂與本質。這兩部作品也讓在教學現場的我們，不斷思考如何讓這樣的「經典」，從即將褪色的扉頁，轉而成為打開學生心房的鑰匙，如何藉由當代出版社多元的轉譯視角，重新在古文與西學的世界裡，看見「東方之魅」與「西方之異」一同跨越時空，邂逅一段獨屬於自己的風景。

東方文學：聊齋誌異的經典再生

蒲松齡的《聊齋誌異》，堪稱東方古典文學中一座以「情」與「幻」構築的奇異迷宮。這部誕生於孤憤書生筆下的志怪經典，以鬼怪幽冥的

視角，犀利地刺破了禮教的表象，直抵人性的幽微深處。然而，經典的生命力從不只存在於博物館的展示櫃中，它更像是一種流動的有機體，隨著時代的推移而不斷變形、再生。

一、《聊齋》選讀：搭建經典的思辨鷹架

經典的篇幅或許厚重，但閱讀的起點卻可以輕盈，在《聊齋誌異》出版的作品中，不乏體貼為讀者搭設「鷹架」的經典選本，如悅讀經典工作室編纂的《聊齋誌異選讀》，為讀者標記了認識《聊齋》必經的沿途站點，如〈聶小倩〉的情、〈畫皮〉的懼、〈促織〉的悲、〈連城〉的義，能讓我們更快速的與百年前的蒲松齡開啟對話，鋪展出連結「經典」與「當下」的思辨空間。

歷經百年，奇幻志怪的風，透過不同視角的文字出版，仍一直飛舞，文學之風吹過的從不只是書生的孤燈冷院，它更吹進了我們的教室、我們的心房，在朱嘉雯的小說思辨課中，將《聊齋誌異》與《水滸傳》並陳討論，讓「鬼影」與「俠蹤」相互映照，而閱讀的火花，就在這樣跨界的激盪中迸發開來，我們在朱老師的筆下，看見了《聊齋》中最虛玄迷幻的故事，也進一步去思考「夏天降雪、男性生子」社會風氣的批判，

這不僅是字裡行間的探究，更是將經典這面鏡子，轉向當下、映照現實的犀利洞察，從而，讓讀者恍然，原來那些奇幻的魔術，竟是如此貼近「真實」的人間，這份「趣味」，正是「經典」跨越百年，回應這個時代的不滅鬼火。

二、《聊齋》美學：從文字想像到視覺符碼

經典的「召喚」，必然伴隨著「再造形」，在一個圖像盛行的時代，古文中「想像」的留白亟需被「視覺」的符碼所填補。因此，劉鶴所編的《不再發抖，趣讀聊齋誌異》，將「志怪異聞」化為「漫畫劇場」，以「趣味」提煉提煉經典的內核，讓「畫格」成為新的「導引」，帶領讀者無痛進入《聊齋》的世界，擴大了《聊齋誌異》的閱讀年齡與接受度。除此之外，蔡志忠的《漫畫六朝怪談·聊齋誌異》，則在畫框勾勒的親近外，又加上了一層「禪意」，他透過簡練的線條，抽取出蒲松齡寄託在鬼狐身上的「孤憤」，書中以「畫」，描繪了蒲松齡的「嘲諷」與「哲思」，清晰地映照出經典的「醒世」本質。

《聊齋》的美學在一次次的「再版」與「再造」中，不斷地轉化，甚至從紙本的靜態畫格，躍升至螢幕的動態光影，並在不同世代的鏡頭下，凝結成1993年《畫皮之陰陽法王》的詭麗、2008年《畫皮》的魔幻，以及2011年《倩女幽魂》的淒美。經典幻化出了不同的視覺形式，將蒲松齡筆下「想像」的恐怖與美麗，帶到

讀者眼前，被深刻的烙印在世代的記憶中。

三、經典「還魂」：當代文學中的《聊齋》基因

如果說，漫畫與影視的改編，是為《聊齋》的靈魂打造了具象的「肉身」；那麼，當代文學的書寫，便是一場更深刻、更內化的「還魂」。經典基因的獨特，不僅是被動地「複製」，更是主動地「繼承」與「變異」。一如郝譽翔《幽冥物語》的創作，便是一次最自覺、也最溫柔的「招魂」。她不僅借用了阿繡、嬰寧、阿纖、青鳳等小說人名，更將《聊齋》的故事主題「濃縮變形」，植入她所生長的故鄉「北投」，讓經典的靈魂，在台灣當代社會中甦醒，如〈愛慕〉裡的蛇精，帶著《聊齋》的魂魄，降生在你我的日常縫隙，於是，我們能共感如繭自縛的愛慕靈魂，也能為奮力一搏的決絕，獻上一聲嘆息，並在不朽的故事紋理中，找到了另一種「古今相連」的血脈。

另外，閻連科《聊齋本紀》的撰寫，開宗明義便透過「獻給蒲松齡先生」的致敬，展現了《聊齋》不朽的力量，在這部作品中，《聊齋》的「文氣」成為主角，真實與虛幻的界線被徹底顛覆，在閻連科的筆下世界，字裡行間，仍可見蒲松齡的孤憤之眼，執拗地叩問著那些不變的人性本質。

正是這些穿越百年的叩問，賦予了《聊齋》不斷被「延展」的生命力，也讓花妖狐媚的故

事，不再侷限於泛黃的書頁，而能真正跳入讀者的心中，撼動這個時代的幽微、荒誕與深情。

西方文學：科學怪人的「異」變與傳承

瑪麗·雪萊的《科學怪人》，不僅是英國十九世紀重要的文學作品，更被譽為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說。創作的契機在於一場旅行，作者於1816年夏天到瑞士遊玩，和朋友比賽一人寫一則鬼故事，最後僅有她把故事完成，並出版。這樣驚悚作品中，更蘊含現實元素與哲學思考，除了表現了浪漫主義文學風格外，其中對於人性的批判與科技倫理反思也都極為深刻，成為西方文學經典中，璀璨的一頁，也是在西方的文學與影視作品中，不斷被討論與改版，繼承與再創的經典名作。

一、《科學怪人》導讀：「異」書寫下，怪物反照的人心

《科學怪人》不僅是科幻文學的濫觴，更是一場關於「觀看」的敘事實驗。瑪麗·雪萊精巧地運用了書信體與巢狀敘事，透過旁觀者羅伯特的視角，層層揭開主角維克多與怪物之間那充滿暴力與詭譎的追逐。

維克多，這位出身優越、資質聰穎的科學家，象徵著理性時代的菁英與傲慢。他懷抱著主宰自然的野心，因而創造出纏著他一生的「怪物」。作者透過對怪物角色營造，去揭露真實殘

酷的生命與社會，並透過怪物的雙眼去窺伺這人世間的虛偽與荒涼，凸顯人與人之間的壓迫與階級的落差，深刻的反應當時科學革命與法國大革命，在光明背後，時代的陰影。

這本小說最精彩的便是「異」的書寫與對人類私慾的批判。維克多的悲劇，並非源於科學的失敗，而是源於自我膨脹的私慾中，他以造物主自居，卻在面對不符合審美標準的生命時，展現了極致的冷漠與卸責。透過怪物的雙眼，我們看見了社會的虛偽與荒涼——原來，真正的「怪物」並非那具拼接而成的肉體，而是維克多那顆因自私與懦弱而扭曲的人心。

不論是東方《聊齋》抑或西方《科學怪人》，作者們都試圖透過「怪物」的視角與遭遇去省視人間之惡。最終向讀者拋出一個跨越文化的永恆拷問：當那些面目可憎的「異類」尚知情義與渴望愛時，那些衣冠楚楚、自詡文明的人類，是否才是真正喪失了靈魂的「怪物」？

二、《科學怪人》時代意義：浪漫主義的激情與反思

作為一部誕生於十九世紀初的作品，《科學怪人》深深刻印著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的時代傷痕。瑪麗·雪萊敏銳地捕捉到了那個大變動時代的焦慮：機器取代人力、舊貴族沒落、資產階級興起，以及在資本運作下被剝削的底層與農民。

書中流亡的法國貴族一家，因堅守正義而遭

放逐，以及怪物那段震懾人心的獨白：「這些也讓我聯想到自己。我明白你們人類最看重的是高貴血統和財富的結合，一個人只要擁有其中之一就會獲得尊敬，但是如果一個都沒有，就會淪為遊手好閒的流浪漢或是奴隸，註定耗費畢生的精力為少數富人謀利！只有少數人可以倖免如此。那我又算得上什麼呢？（註）」這段文字蘊含著作者對人世間的觀察——窮人必定一生為富人謀利。這正是當時英國社會的縮影，也是《科學怪人》的珍貴之處。它富含著浪漫主義的精神與反思，書中充滿情感的表達，增加了人物的複雜性與悲劇性。

因此，《科學怪人》不僅是恐怖小說，更是一部富含浪漫主義精神的寓言。它透過「怪物」的符碼，渴望讀者進行的思考，也開展了人們的視野與想像力。作者將現實主義的社會觀察，融入浪漫主義的激情敘事中，讓這場「造人」悲劇，昇華為對時代不公與階級偏見的深刻反思。

三、經典「不滅」：影視與文學中的《科學怪人》身影

經典的力量，在於它能不斷啟發後世的想像。從 2025 年吉勒摩·戴托羅執導的新版電影，到無數的改編作品，皆證明了《科學怪人》不滅的地位。而其影響力更深刻地體現在文學的繼承與變異上，其中羅勃·路易斯·史蒂文生的《化身博士》，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互文與對話。

《化身博士》繼承了《科學怪人》的旁觀者

敘事與懸疑氣氛，同樣透過律師厄斯特的視角，一步步揭開謎團。然而，史蒂文生在繼承之外，更完成了從「外在怪物」到「內在怪物」的心理轉向。

若說《科學怪人》是透過一個被創造的實體怪物，來反照人類社會的醜陋；那麼《化身博士》則是將這個怪物內化為主角傑奇博士的雙重人格。兩位主角皆是小說時空中的菁英男性，皆試圖透過科學實驗來挑戰禁忌，但傑奇博士所釋放的「海德」，不再是受害者，而是人類壓抑慾望與純粹惡意的具象化，而這樣心理精神元素的書寫方式，也啟發了後續戲劇電影，除了《變身怪醫》的音樂劇大獲好評外，現代韓國網路漫畫創作《哲基爾博士是海德》也是以此書為靈感進行創作，可見經典文學的啟發與元素，其影響力與魅力都將穿越時空來與我們相遇。

《科學怪人》讓我們看見了「社會製造了怪物」，而《化身博士》則透過海德告訴我們「怪物就在我們心裡」。這種對人性幽微處的層層剝解，為我們在科學與文明的進程中，保留了一面時刻警醒的鏡子，讓我們在凝視深淵之際，仍能藉由「經典」的微光，辨識出人性的方向。

結語：在經典「異」境中，重逢失落的自己

當東方的狐妖遇上西方的怪物，他們不約而同的化身為作者筆下的利刃，犀利地剖開了文明禮教的華麗皮囊。他們用自身的「異」與「畸

零」，將那些被隱藏在血管深處的自私、虛偽與冷漠，血淋淋地攤在陽光下，逼迫我們承認：有時，披著人皮的魔鬼，遠比赤裸的怪物更令人戰慄。這兩部經典，雖隔著重洋與世紀，卻在探問人性的荒原上殊途同歸。它們不僅是文學史上的兩座奇峰，更是兩面永不蒙塵的鏡子：一面映照出我們對「愛」的渴求與執著，一面折射出我們對「異」的恐懼與排斥。最終，當我們掩卷嘆息，會發現那些穿越百年的鬼影與怪物，其實從未遠去，它們正棲息在我們內心最幽微的褶皺裡，等待著被再一次的閱讀、理解與擁抱，也唯有視那些經典中，被放逐的「異」，我們才能在喧囂的當代，完整地拼湊回那個或許殘缺、卻真實無比的「人」。

註

瑪麗·雪萊著、范穎譯：《科學怪人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社，2014年2月），頁136。

參考書目與作品

1. 清·蒲松齡著，悅讀經典工作室編：《聊齋誌異選讀》（臺北：新學林出版社，2021年）
2. 朱嘉雯：《鬼影俠蹤：聊齋誌異與水滸傳》（臺北：五南出版社，2021年）
3. 劉鶴：《不再發抖，趣讀聊齋誌異》（臺北：晴好出版社，2024年）
4. 蔡志忠：《漫畫六朝怪談·聊齋誌異》（臺北：大塊文化，2013年）
5. 《畫皮之陰陽法王》，1993年8月18日在香港上映的恐怖片
6. 《畫皮》，2008年，由中國大陸和香港合拍的電影
7. 《倩女幽魂》2011年，由中國大陸與香港合拍的古裝

魔幻片

8. 郝譽翔：《幽冥物語》（臺北：聯合文學，2007年）
9. 閻連科：《聊齋本紀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23年）
10. 瑪麗·雪萊著、范穎譯：《科學怪人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社，2014年）
11. 《科學怪人》為在臺灣的譯名，原文為：Frankenstein; or, The Modern Prometheus，中國又譯《弗蘭肯斯坦》。
12. 羅勃·路易斯·史蒂文生著、范明瑛譯：《化身博士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社，2013年3月）。
13. 《科學怪人》（英語：Frankenstein）是一部2025年美國哥德科幻片，由吉勒摩·戴托羅編導
14. 《變身怪醫》（Jekyll & Hyde）改編自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的小說，是百老匯音樂劇。
15. 《海德、哲基爾與我》（韓語：하이드 지킬, 나，英語：Hyde, Jekyll, Me）為韓國SBS於2015年1月21日起播出的水木迷你連續劇